内閣奏題稿

內閣奏題稿卷之八

考察自陳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謹

奏為遵例自陳乞　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該吏部

題令萬曆二十七年例該考察京官四品以上者

俱許自陳以候　上裁遵奉　欽依臣例該自陳

伏念臣原無志術本乏材能誤蒙　先帝選授於

清華繼荷　聖明收錄於廢棄每憂覆餗常抱捧

盈是以通籍已三十餘年乃至乞疏凡數十餘上

蓋臣之性簡直臣之心迂疏既不善枯槔以取容又不引藤蔓以自固嶺南被謫自甘百折以不回江左投閒詎意三褫之復　錫從此而叙遷中外從此而復策舊途從此而歷陟崇階從此而躡躋近密虛糜歲月株守官常雖　聖恩浩蕩如　覆載曲示其包容若臣節匪躬則毫釐動關於利害臣自叨侍　左右益見冎草刱無啓心沃心之功更無嘉謨嘉猷之告水旱爲祲於內地羽檄交馳於外藩　天變未能仰回民瘼未能撫恤徒見征

調之機重以繹騷之役調燮奚在安攘何稱夫
國家設內閣之臣以司　密勿之寄上欲佐理
萬機下欲總領庶政為師表之具瞻誠士民之效
法顧臣何人久妨賢路況以衰朽之年遘此垂危
之症經時註籍計日乞骸彈臣者踵至臣辯者彌
繁苟再遲延瘝曠愈甚茲遇考察之期實臣稅駕
之所矧臣庸劣尤宜首黜伏乞
皇上念宰職之匪輕嚴計吏之重典察之自近不比
以私將臣　特賜罷免以清政本以肅臣僚是

天高地厚始終被　聖澤於無涯馬鬣狐丘咸得

望故鄉而瞑目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爲此謹具

本奏以　聞奉

聖旨卿輔弼首臣忠誠端愼朕篤念老成素所倚任

雖有微痾且暇即愈宜益展猷爲贊成化理不允

所辭吏部知道

揭罷礦稅

四月初四日謹

題自礦稅事起諸臣連章累牘極陳力諫然中多

詞氣過激語言狂悖卒無當

聖心觸冐

聖怒臣雖在病次嘗以此二事耿結胷臆欲少俟

聖意和平從容陳懇但近日聞舉朝罪臣叨居首輔

不能盡力諷忠匡救又屢接各處撫按揭帖極言

地方不勝礦稅之擾小民不堪剥削之害臣復寄

訪之在京各省縉紳俱甚稱不便云及今不止將來必致激變爲禍必烈即如店稅一行京都民間一應日用粟帛之類往時價值一倍者今頓增兩倍過遣甚難在在嗟若畿輔如此外省可知矣臣伏枕展轉思惟如背負芒刺臣忝備
皇上心膂股肱休戚榮辱靡不相關矧臣荷蒙　恩
寵無比若真知事之有利無害臣將順之不暇何敢求附會諸臣以激擾
聖聽然真知利害安危所係而嘿默不以實告

皇上重貽後日莫大之憂誠爲負　恩溺職無論外

廷罪臣無以自解即

皇上神明膚照將來必知礦稅之爲害此時追論臣

輔導無狀加以斧鉞之誅亦晚矣萬不容已披瀝

血誠具疏以　請臣亦極知

皇上礦稅之行不過暫爲之計然此等羣小既得借

假

威福何所忌憚

皇上豈可不加體察與其横取侵漁於下斂怨於

上釀禍國家不若盡行停止尚有正大權宜之可
議者無如明白
勑諭戶工二部容臣等與之商議委曲調停通融酌
計每年或可量動何項無礙錢粮若干更有何項
設處理財之法不致病民可以觧進　內庫以備
上用俟少裕之日再行議處暫之前倭氛未靖每年
未免增派今若停止礦稅之擾即量取常賦之外
亦官之樂於奉行民之樂於輸官者也臣謹僭擬
勑諭一道恭進

御覽　裁定臣言言出於肝膈字字可質鬼神伏祈

聖覽

亟賜施行臣不勝悚息祈懇待

命之至

請罷礦稅

四月初四日謹

奏爲國計宜周利害宜審懇乞

聖明睿察以安萬年

宗社事臣以病廢陳乞以來一應閣務俱籍次輔沈

一貫辨理至近日　國家利病又經多官指陳無

俟臣贅且臣身叨密勿之任平時既不能調元賛

化使財用克裕

上下恬熙以成

以開[illegible]治比及　國用浩繁公私告竭又不能勵勸
浩[illegible]支給特恩至卯匱
賞[illegible]尋已爲荆藩借税之計是臣之負職萬死矣
蔭[illegible]完全[illegible]以濟
天聽則臣之罪滋甚矣但今昏卧伏衙間日聞中外
人情洶懼危岌不安復見各撫按官揭帖極稱困
苦近又聞南康知府吳寶秀逮繫並將本府士民
擁道哭訴幾至激變又因大傷痛自縊人心大
爲惻然夫太守利已非爲政之本恐使賢勞之士以

此獲罪且不能保其妻子甚有關於生民之向背
宗社之安危臣又終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顧忌謹
伏枕冒昧披瀝以陳焉夫我
皇上始以征調之煩繼以工費之繁不忍加賦於民
若以礦爲天地自然之利稅爲商賈惟正之供有
利無害是以 毅然行之然亦不過令鑿產礦之
山耳果無礦無砂則已之何嘗欲其累及百姓也
亦不過令徵未盡之稅耳果相隔不遠則已之何
嘗欲其橫肆需索也但

欽遣之使不能仰體
聖明仁民愛物之初心聽憑原奏及四方隨從棍徒
僭竊
威福動稱阻撓不論礦之有無遍行開採致使富戶
包賠即小民亦科派而怨聲載道矣不論稅之規
則橫行邀截致使商本消折即負載亦需索而物
價騰貴矣乃近日無知武弁與遊食羣小因見前
遣之使挾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進
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遂欣然艷慕

詭媚迎合朦朧具䟽
皇上深居九重或未察地方之肥瘠道里之遠近生
民之痛苦人情之騷動供應之煩難錢糧之耗費
群小之侵漁地方之攘奪亦槩
俞允以致愈出愈煩愈煩愈累礦稅遍天下掊刻盡
閭閻官不停轍民不聊生近且有縣令畏避以匿
商賈棄貨以遁者此等景象豈
皇上所樂聞亦豈
盛世所宜見者是以病臣五內燔灼不能已於言也

且頻年以來四方叠罹灾傷江淮吳越之間啼饑號寒賣兒鬻女見之令人酸鼻若川廣雲貴山陝薊遼等處或有採取大木之苦或有辦金織造之苦或逼近夷虜用兵之苦如此地方即令加意撫摩尚恐人心渙散未易收拾乃恐縱令此輩吮髓舐骨萬一民不堪命釀成禍胎一犬吠形衆犬吠聲雲合嚮附事起不虞其關係　國本豈淺淺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言千古明鑒武弁多不究心經史豈諳國是而又

出於棍徒之搆成
皇上聽此輩謀利必非 國家之福祗足以上累
聖明而下遂群小之乾沒耳伏乞
皇上俯念
宗社大計並
祭已遣使臣不能仰遵
德意將礦稅等項悉
詔罷免如果 內帑匱乏
勑下司計大臣設法議處以足

上用至於吳寶秀逮繫至日更祈
皇上俯賜
天威少寬斧鉞
勑下法司問勘虛實請自
聖裁則 德音一布萬姓歡呼祝頌我
聖壽億萬萬年無疆之慶矣臣受
恩深重義關休戚不敢不昧死一陳以少盡報
國之念以仰荅
眷顧之隆伏祈

聖慈俯察
亟賜施行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卽退沒田里亦不勝大幸矣臣無任皇
悚激切待
命之至

揭罷榷稅

閏四月初四日謹

題臣於昨日接得山東巡撫尹應元揭帖內開臨

淸州抽稅監丞馬堂招募棍徒橫肆搜括以致貧

民倡變臣已不勝驚懼及讀應元與臣私啓又謂衆

怒如水火不可嚮邇擾攘之民今雖解散猶洶洶揚

言某日搶士夫某某日搶舖行隣境高堂莘縣陽穀

堂邑茌處閉門城守用備非常臣不敢盡載疏中恐

皇上以為要挾反怒而不信若不及今取回馬堂以安

反側則將來事勢有不忍言者夫礦稅之役臣寺已屢具疏揭請罷亦逆知必有今日今一見於天津再見於上新河然不圖臨清一發輒烈若斯之亟也臣固不敢逆度彼中曲直為倡亂者庇護獨以臨清地方實與他處不同為運道咽喉齊魯扼塞民俗輕慓奸宄驍悍加以東西南北之人貿易輻輳乘亂一呼雲集霧合如此地一擾則三齊震動密邇京都欲安枕而臥不可得矣況近報揚應龍猖獗之甚正費處分各處小民既困於災傷

若於征榷生計無聊人心日漸渙散萬一舍死助
逆爲患豈小或各省聞風動搖何以收拾且近日
雷火焚擊
太廟神樹尤見
天心仁愛
皇上若不亟回天變以慰人心則　國家之事非渺
臣所能知矣臣奄奄待盡誠不能爲
皇上復展一籌然棺一日未盖則此心一日未安况
履荷

溫綸勉臣以大義臣感激涕零誠不忍見金甌之裴
少有瑕疵異日
皇上翻然省悟即加臣以輔導不職之誅亦無及矣
臣惟願
皇上鑒此亂階不可復見速下
德音盡罷稅務仍急撤回馬堂以消民怨行令撫按
安撫其衆以消隱憂或念法不可弛姑就一二倡
亂者懲罰以弭覬望實
宗社萬世無疆之福而

皇上敬天勤民之政于此益光即病臣亦不勝大幸

矣臣不勝迫激待

命之至

二十乞休疏

八月初三日謹

奏為病臣受　恩益深憂　國益切懇乞

聖明俯賜明察以安　宗社并乞　特賜矜憐以全

晚節事臣竊聞古語有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臣今病勢垂危將死之日也頃

以第十九疏干冒　天威自分我

皇上必賜允放矣乃　眷留彌篤　溫旨更隆至欲

臣澄心靜慮勉就醫藥復　遣官宣諭臣受此莫

大之　恩旣不能竭犬馬以報　知遇惟有向牀
簀間涕泣嗚咽而已是以數日來仰遵
天語移卧小室中倍服湯藥以冀圖痊可然而去
國未能職守猶在至於軍國重務誠不敢以病勢
昏憒置之不聞昨得四川撫按揭帖乃知逆酋楊
應龍父子統率苗兵直犯綦江等處臣已不勝驚
駭扼腕旋又接揭帖知綦江已陷西蜀危在旦夕
臣不覺憤懣欲絕嗟夫二百餘年來楊酋世受
國恩一旦敢於悖逆至此蓋其包藏禍心已非一

朝舊謀不軌已非一日彼見我 中國先討孛劉

繼征關白竭海內之錢糧耗南北之士馬加以採

榷遍及於閭閻使轍布滿於天下在在水旱相仍

處處民心䠐卼更兼草莽豪雄無不欲乘時思逞

以故逆酋敢於越志狂逆如此耳

皇上試觀楊應龍昔年之舉動因我有朝鮮之役則

願領兵以自侈因我有興作之役則恭進大木以

自炫因我勘其佐殺五司曲加撫處欲其獻罰自

贖則遷延遲緩以自遁陰謀於平昔暴逞於一時

其意非止　虜劉我人民劫掠我財物而已也及
今若不剪除必爲腹心大患臣又以前日之倭較
今日之酋其難更倍何者關白雖强尚竄伏日本
不敢動止遣行長淸正輩遠涉釜山乃兩酋彼此
不相協故委頓棲遲數年不決猶未曾入我內地
而我百姓猶安堵也乃今楊酋父子親率大兵招
集苗族分道侵凌窺我黔蜀勝則前驅荆襄敗則
扼守播穴倏往倏來變幻莫測而川貴兵馬单弱
糧餉不繼何以撑持非見我

皇上允部院之請　渙發雷霆一切戰守機宜責成
督撫將領以　天威所加何敵不克臣又何敢以
他語瀆陳惟是　中國自有寧夏之變倭患繼作
國家糜費已盡生靈塗炭已極若不亟固根本以
收人心將來時事誠不忍言然今日所最喫緊者
無如　簡用閣臣廣開言路休養民生裁省糜費
蓋簡閣臣則帷幄運籌之有資開言路則耳目聰
明之有託養民生則內地又安之不搖節糜費則
帑藏備用之不乏不則內治不修而欲攘外也不

可得矣其雲南川陜全楚等處一槩採榷額外之
征俱乞罷免以安撫百姓以固屬人心如此則
聖政一新　王恕孔赫無論楊會鷩竄之不暇即西
南諸苗諸夷無不仰頌　中國之有　聖人將歸
順向化之恐後尚肯助會爲逆哉是在我
皇上一省悟轉移間耳古有修德而崇侯降舞干而
有苗格豈爲虛語臣叨沐　聖恩深重即病體阽
危之次不敢不一盡其朴忠伏乞　聖明俯加詳
察　勑下該部　亟賜施行以培萬年　宗社無

彊之福至於臣臥病已久雖欲澄心靜慮終無可
生之日況外患方殷內憂未靜臣即無病尤當罷
斥矧今與死爲鄰兼以憂心如火尚可苟延朝夕
以重妨賢路是臣之罪滋大矣幷乞我
皇上俯從前請 特准休致以遂首丘之願臣感戴
覆載洪慈益永永矣臣不勝激切懇祈待
命之至

三辭東事覃恩

九月十九日謹

奏爲三懇 天恩俯容辭免 新命以安分義事項緣東事叙功蒙

皇上以臣輔佐年久恩賚下及隨會次輔疏辭未蒙

俞允次日臣復另疏再辭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莊誦 綸音愈增惶悚竊惟人臣以止足爲義尤以承順爲恭又何敢固執謙讓重辜 恩寵煩瀆以拂 聖心哉顧臣中實有萬分

蹴踖不寧不得不再瀆　天聽焉臣自叨　簡任
以來輔導無狀所以貽　主憂而致人言者已非
一日又老病纏綿強半在告郎臣一念朴忠素荷
皇上垂鑒而駑蹇不前痊可無日方控章乞骸之際
何敢復濫叨　恩寵以自貽伊慼也且
皇上宵衣旰食英明獨斷諸臣櫛風沐雨戮力同心
積勞七年宣威萬里臣居中既鮮發蹤指示之奇
又無折衝禦侮之績猥以病痼之身貪　天功而
竊　上賞寧不自愧矧臣向來叨沐　隆恩異數

種種踰分毎懼無福可以消受豈復自昧本心而
冒此非常之典哉此臣所以寧甘抗違之罪不避
煩瀆之誅也伏願
皇上俯鑒愚誠收回　成命庶名器不褻不惟臣得
少延旦夕之命而亦得貽厥安於後世之子孫矣
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東事七年勞費師旅朕在深宮宵旰不遑賴卿
股肱贊襄匡定疑貳成此安攘大功今恩覃中外
卿爲首揆乃勞謙不居非朕眷倚一体之意覽奏

情詞懇切至誠惓一子特從辭免其餘恩命卿宜
祇承還加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以示眷酬該衙
門知道

請停刑救曹御史疏

九月二十二日謹

奏為慶典方新病臣謹奉揚聖德懇乞

大霈皇仁以廣好生以培萬年和氣事頃臣以東

事叙功荷蒙恩錫萬不敢承復具疏辭免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夫臣匡輔無功卧病且久終不敢覥

承寵眷除另疏陳情三懇外唯是莊誦溫綸

有云普天同慶共樂太平臣雖病卧床蓐聞實

不勝踴躍仰見我聖心嘉悅如此不特因屬國

之奠安島夷之逋遁而已蓋以　兩宮鼎建近且
告成　元嗣擇婚已得嘉配此誠中外歡呼之時
太平更始之運卽如楊酋播亂業已　命將出師
他如礦稅繹騷是望　聖明轉悟臣何幸生逢
盛世躬遇泰隆當與天下百姓共祝　聖壽於無疆
何敢復有他說但　慶典方新
皇威遠暢普天大地之內雖昆虫草木無不渥被
雨露之栽培則延頸伏鎖者亦莫不顒望　雷霆
之少霽臣是以有懇於　聖慈爲臣見我

皇上敬 天法 祖每逢 盛典則各省直每每停
刑即古下車解網何以過之獨於去歲 慈音渙
發偶爾後時以致遠方受法者不及獲沾
聖澤臣深以爲惜兹今自 大廷以薄海外 和氣
充盈呼頌稱塞而囹圄桎梏之人亦欲少延旦夕
之命臣願我
皇上大擴 仁慈令次各省直暫免行刑使去歲未
普之 恩波再普於今日則
皇上好生之德益弘 太平之基益遠而萬姓之歡

業益永永矣又如言官曹學程以言役罪禁錮有年今東事已完有勞者旣酬之以　恩榮則有罪者宜示之未減雖其言辭過切干冐　天威然亦是其職分蓋　祖宗設言官以寄耳目其言是則嘉納以彰其能其言非則寛宥以恕其過昔唐太宗怒魏徵廷諫之戇而長孫后因賀之曰惟主聖則臣直太宗因是釋然禮徵更倍以故成開元貞觀之治今

皇上仁同堯舜　德配禹湯遠陋唐治於不居者豈

可使容宥直 臣獨美於前且聞學程有毋年已八
十遠居南粤音信不通兩地悲號奄奄待斃我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 俯察其情必有憫然惻於衷
者倘荷 覆載包荒學程得從未減之律則在
聖明樂太平之世而容一直戇之臣在學程荷再造
之年以待將終之毋是 君聖臣忠毋慈子孝其
所以培植 國家之元氣者更無量也藉令學程
久禁獄中憂懼以死是
皇上固欲其懲艾以自新初不欲戕傷其性命而天

下後世有未察者以爲學程因諫而死學不爲
聖政之一累耶況學程亦曾詆臣臣方思過未遑何
敢矯情爲其請 命頃今在 朝諸臣以臣叨居
輔弼不能爲之申救併以此疑臣者臣之心迹非
特無以自明抑且無以自解因是不避 斧鉞干
冐 威嚴伏乞我
皇上憫念病臣言非紕繆 大廓仁慈 勑下法司
速賜施行則病臣雖不敢拜 新命以承
天庥然足以宣 聖澤而明心迹臣之受 恩多於

三錫而增於九鼎矣臣不勝悚叉叩祈待

命之至

救曹御史揭

九月二十五日謹

題臣雖卧病昏憒中不敢一刻忘　聖明眷顧之隆謹因　慶典方新奉宣　聖德故具一疏欲我皇上大廓仁慈令歲各省直暫免行刑併宥言官曹學程使天下人民歡呼踴躍共祝　聖壽於無疆培和氣於久遠者原自無量也臣竊意必蒙聖慈俯允朝上疏而夕拜　命矣乃候　旨三日未蒙　允發夫病臣當吾危求去之時非不知緘默

以取容胡敢屢冒忌諱仰瀆　威嚴然臣受
恩深重誠欲一吐肝膈以報　寵遇原非矯情亦非
干譽蓋我
皇上仁慈獨邁今古其愛護天下百姓有加無已遇
旱則　步禱於郊遇荒則賑濟以眾　清聖啓蹕
逢節禮神總之寘　社稷於靈長保萬民以樂業
是以一遇　喜慶則各省直每每停刑故深山窮
谷之民無不懽呼稱頌何者　仁澤之浹洽於民
心者甚深而民心之感起者自不容已耳矧今歲

乾清坤寧奐作孰有大於　兩宮之再建關雎麟趾
古禮孰有大於　元嗣之嘉配存仁正義征討孰
有大於東事之告成有此　三大喜而我
聖心嘉悅至　渙溫綸詔普天同慶共樂太平則何
不令延頸伏鑕之人睪緩須臾之死使普天之下
殺氣潛藏　和氣充塞其所以聯民心以光
太平之盛者又何如也至於曹學程原係言官言事
乃其本等職分況所言者東事實不爲私雖辭語
愚戇致觸　威嚴然無可死之罪況其母老無依

其幼子又伏　闕上疏請代情勢悲苦誠不忍聞
今舉　朝文武諸臣無不皇皇具疏以懇
聖慈寬宥臣獨知我
皇上禁錮學程者不過欲其悔悟以自新耳然外廷
人心未測　聖威皆懷疑貳若
皇上一日不赦學程則外廷人心一日不安況今播
患未寧民情洶動天下事尚有大費處分者如使
學程久禁獄中則中外駭然以言爲諱誰復肯以
直言陳告是

皇上自塞其耳目矣所關係 國家安危誠匪細故

伏望

皇上俯廓仁慈得從末減臣仍願 聖明罷臣今官以贖學程之罪是無論學程蒙再造之 恩而大小臣工皆感奮興起即臣亦得少逭輔弼無狀之愆因是萬不得已再冒 斧鉞懇乞

皇上俯從臣請將臣前疏 特賜批發則病臣雖即歿於九原其感荷

聖澤益永永矣臣不勝惶悚叩懇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懇切知道了

謝賜蟒衣疏

九月二十五日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　昨蒙

皇上以東征蕩平加恩臣等該臣三疏懇辭奉

聖旨東事七年勞費師旅朕居深宮宵旰不遑賴卿股肱贊襄匡定疑貳成此安攘大功令恩覃中外卿爲首揆乃勞謙不居非朕眷倚一體之意覽奏情詞懇切至誠廕子特從辭免其餘恩命卿宜祗承還加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以示眷酬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恭捧莊誦不勝感激隨蒙
欽賜大紅紵絲莽衣一襲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北向
伏枕叩頭祗領訖竊惟　明王御下微勞必待有
功節士當官素絲克敦雅志臣　被遇獨隆莫贊
垂衣之治　服寵最厚未效補衮之能五紽是愧三
褫宜加豈意　天孫雲錦重衫襲于纁袍
上苑霞文忽照耀乎布彼帛之有幅分已踰涯服之
不衷身則滋懼　恩重賜緋敢不益勵其清白情
深著錦庶幾日覩夫　龍光除轉服加官別具疏

慈鑒外惟臣衰病不能趍赴　闕下叩首稱謝伏

乞

聖慈垂察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爲此謹具本恭

謝以

聞

五辭恩廕

十月十三日謹

奏為病臣五懇 天聽俯容辭免 特恩以明止足事頃臣為 隆恩過分四具疏懇辭未蒙

明旨臣展轉待 命殊不自聊臣父病曠職已二十三疏陳 請乃避位之章未蒙 俞允而酬庸之典更極 優隆此愈省愈愧而不得不懇乞於

君父之前也竊惟 明主分事而責功故有不可侵之職論功而行賞故有不可濫之 恩臣待罪輔

弼使內修外攘遠至邇安臣之職也至于閫外之
功師中之吉臣何與焉且自東事以來議論紛沓
臣摯拼之守未厭人情借箸之籌罔稗國是臣方
引過之不暇又有何功之可居也矧宮師居四輔
之先殿學以 中極為崇皆元勲貴戚之所不能
兼名公碩輔之所不敢當者而重畀之臣臣之不
職何以堪此又臥病經年乞骸日久贊襄之益未
聞曠職之辜日積方欲解其所固有而顧益之以
所本無方欲辭久不能稱之官而又加之以必不

可承之　寵則臣之貪戀名位觀望　恩私何以
自解於天下夫造物忌滿鬼神惡盈臣從前忝竊
殊恩異數每懼無福消受今可再靦顏叨冒非分以
自速其隕越也蒙
皇上以倭夷蕩平普天同慶　念臣叨居首臣
覃恩宜及則銀幣之珍重蟒衣之煇煌示酬亦已過
矣其　加銜賻殿萬萬不敢仰承伏祈　聖慈察
臣福量既逾控辭非矯　容臣辭免收回
新命庶以昭名器之重而益明激勸之公至臣病體

很須實難再起并乞 聖恩憐察早賜生還

則自今未死之年皆

皇上之所重延而再造者矣奉

聖旨朕以卿爲元揆運籌安東雖經在告勞績居多

國典酬功原非爲過卿乃陳乞不已情詞懇切出

於至誠前次恩命勉從辭免成與勞謙光美後勿

爲例卿宜愼加調攝稍可即出理該衙門知道

內閣奏題稿卷之九

請册立疏

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謹

奏為獻歲發新普天同慶懇乞　聖明上體

天心下慰羣望　蚤行慶典以隆萬年國本事臣恭

遇青陽啓令　紫極騰春自　宮闈以及府中由

畿甸以至荒服無不仰戴維新共沐　禧祉獨臣

叨居輔弼奄奄在邸既不能以二十八懇歸故鄉

同野老鼓腹擊壤以樂太平又不能同九卿百執

事拜　形庭歡呼踴躍以祝　聖壽臣此心蓋有如沃之以沸束之以棘而不自安已夫臣受

恩深重身同難於趨蹌而言尚可以獻納則又不得不冒昧具陳欲以定　百世之宗祧萬年之鴻業者以仰祈　聖聽焉臣切惟漢儒有云天下之本係於太子豫建太子所以重　宗祏安人心也今

皇長子茂齡已十九矣　聰明天啟　睿質性成雖

能德尚韜而　麟姿益粹其冊立婚冠以我

皇上父子之天性以　諸王長幼之倫序以　九廟

神靈之鑒臨以萬邦黎庶之快覩以部科職掌之
具題節奉　綸音奚容臣贅惟是　泰德方亨
庭闈衍慶　吉典大禮有萬不可以冉緩者
皇上試取　寶訓而覽之　列聖相傳或以二歲立
或以六歲立或未及週歲立並未有至十九年而
尚濡滯者今夫庶民之家男耕女織早作夜勤纔
得衣食充盈即爲其子娶婦加以衣冠訓以師傅
大則望其擢賢科登仕籍以承　一命之榮次則
令其遵　國例輸金粟　沾升斗之祿何者父母

貴子之心誠欲衍家慶於久遠也今我
皇上貴爲天子而使　皇長子年踰弱冠尚未得就
青宮之位
皇上富有四海而使　皇長子時已過期尚未得遂
室家之樂
皇上臨御海宇受萬方衣冠玉帛之朝會而使
皇長子天挺英資尚藂髮垂辮猶未得被　章服之
榮此則臣之所未喻也我
皇上敬　天法　祖每事必遵　成憲若念及於此

必有怵怵然弗寧於衷矣況今中外雖稱昇平干戈未遂寧息加以驛使頻騷　上天譴告

皇上不就此時舉　大禮收人心以奠萬年之

宗社而又何待也語曰智者不失時轉盼之間殆將春仲此老臣所以跼踳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深懷　帝業俯順群情　覽萬物作覩之時

昭育震重暉之盛　亟勅禮部選擇吉期先舉冠婚隨行　冊立則　天意格人心悅　國本立

宗社安萬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於此使老臣一日未

填溝壑亦得躬逢慶典其愉快又非臣伏枕所能陳悉也臣不勝惶悚懇切叩祈待

命之至

再請册立揭

正月十八日謹

題頃臣恭遇　歲序更新　履端肇始懇請我

皇上舉行大禮以安　宗社以慰羣黎乃旬日來尚

未奉有　俞旨臣心不勝燔灼顧時難再待勢難

再停臣不得不伏枕叩首再吐肝膈以進臣惟我

皇上爲　上帝之元子繫　列聖之宗祧故

清宮祈禱　九廟蒸嘗無非欲　上帝錫以休徵

列聖垂以默相冀　國祚於靈長延

聖壽於萬載今 皇長子爲我
皇上元嗣其所望於 皇上即 皇上所望於
上帝望於 列聖者也茂齡已十九矣淑媛已選擇
矣轉盼之間時且春仲矣中外臣工百執事以及
閭閻小民無不延頸仰切矣乃我
皇上尚有何待而復濡滯耶臣願我
皇上體 上帝心體 列聖心體羣臣百姓心
亟勑該部開列儀注將 册立冠婚三禮一時並舉
俾 庭闈衍慶 國本益安海宇何歡呼 鴻基承

造矣臣復有所懇焉言官程紹建言以救韓爌乃

其職掌其一念忠 君報 國之心 天日照臨

實難泯滅使我

皇上聽其言即當宥爌之罪即不然未有罪爌并罪

及於紹者特以莊誦 綸音未暇詳審故紹遂巡

註籍臣初聞時亦不勝疑惑錯愕即欲具疏陳救

因病廢昏憒措辭甚艱隨見同官一貫已疏臣是

以中止然

皇上初意原于罪爌並未罪及於紹但令一貫陳情

三懇未蒙　批發以致此心無以自解節臣雖病
廢然同官一體何以自安或者以　上元令節我
皇上同　聖母　聖后　皇長子　歡宴宮闈諸章
奏未暇　覽閱是以暫留若然則願我　聖明蚤
發明旨俾合程紹照舊供職以解在廷諸臣之疑
並　亟舉冊立冠婚大禮以安萬年之　宗社則
天下後世仰戴　聖主作爲出於尋常萬萬矣臣
不勝伏枕撫衾叩首哀祈待
命之至

請舉大禮推閣臣行取乞休疏

正月二十六日謹

奏為病臣困憊日深憂危日甚懇乞 聖明俯察剖心之言以安 宗社並乞 亟賜骸骨以得生入里門事頃自新春以來二十餘日矣臣謹伏枕具疏首望

皇上舉行 大禮隨復具揭催請幷乞 俯宥言官繼復二十九懇願乞骸骨俱未蒙 批發臣不勝悲慟誠知言繁辭瀆屢冒 威嚴既不能感格

君心何敢再有陳說但臣之苦情惟 天日有以照
臨 九廟神靈有以鑒察使今日 國政時艱尚
可以少延臣之病廢危困未至於幾死則猶不敢
瑣瑣以干 天聽然今之時何時也臣之病何病
也尚可隱默而不言乎是以萬不得已昧死再陳
懇乞 聖慈特賜俞允焉夫 皇長子之 冊立
婚冠實衍 宗社於靈長奠 皇圖於久遠上光
祖業下 裕後昆國政之大無踰於此在 廷諸臣
連章題 請至詳且悉臣何敢復拾唾餘以贅獨

以　祖訓森嚴倫序班列　天性之至親中外之
仰戴有何疑不決而猶稽遲如此豈以　青宮之
位可久虛乎　皇長子之茂齡猶尚少乎已選之
淑媛猶可待乎春陽之時令猶可緩乎民心之悸
切猶可怫乎夫以時不可遲事不可待又何靳於
一　睿斷而不速行耶且我
皇上英明天啓毎遇他章奏凡　聖心所欲行者則
剖若雷霆　速若風雨曾不留停乃獨於　父子骨
肉之間逡巡濡滯此豈　盛世所宜聞臣下所樂

見者臣願我
皇上亟勑該部舉行大禮以安　宗社以慰人心此
病臣擁衾叩頭哀懇而不能已於言也　國家以
密勿寄之閣臣以言責寄之臺省其職任為最重
故雖　堯舜為君亦必咨於岳牧緣天下至大一
日二日萬幾至繁秉我
皇上時加靜攝則擬票須在閣臣久不　臨朝耳目
必藉臺省今臣已病廢無論已獨同官一貫以一
身拮据擔當暫勞最苦近又以兄喪註籍以至閣

門空鎖闃若無人此非特病臣瘝曠經年憂懼欲
死郎一貫之心亦甚弗寧矣臣願我
皇上查將屢次會推閣臣　欽定數員以備　顧問
庶彼此相資必於輔弼有賴及查科道諸臣被斥
且盡我
皇上近因一貫之請欲於候補起復者除補夫候補
起復見在不多恐不足敷用目今內外行取官員
尊候考選如我
皇上疑其有要譽沽名者在內則事極易處何不

勑令部院愼加博訪必擇端凝持重言不妄發者以
克科道之任其餘暫補部屬俟其歷練老成查照
先年事例不妨改補臺省員缺庶人心益知奮勵
獻納必至當可必無有要譽沽名者矣如使其久滯
都門尚稽考選則諸臣方以賢良卓茂奉
召而來乃令進退無據有官者似若無官有職者似
若無職曾不如浮沉苟祿者之爲幸是又非
皇上進賢退不肖之初意矣方今　天變頻仍人心
騷動北虜西酋見勁于華流離困苦到處災荒比

時艱之最切者我
皇上運股肱闢耳目以安 社稷以收人心正在今
日此又病臣攤食叩頭哀懇而不能已於言也若
臣衰病危篤已入鬼關斷無生路倘朝夕間奄然
長逝輿櫬以歸是生無補於 聖朝死有慚於臣
節徒使遊魂飄蕩故里空招亦何益之有此又病
臣萬不得已之苦情籲 天而泣者伏望
皇上俯察鳥死鳴哀人死言善之理將臣前奏
勅下吏禮二部 亟賜舉行以弘 國政以濟時艱

仍望聖慈矜憫放臣回籍使臣得生入里門臣感激天高地厚之恩不能仰報惟焚香誦祝聖壽於億萬萬載矣臣不勝危迫哀祈惶悚待命之至

四請冊立幷乞休疏

二月十八日謹

奏爲　聖眷愈隆　天恩難報病臣謹獻苦切之

忱懇乞　俯賜採擇以永保萬年

宗社事頃臣乞骸之疏已三十上矣情極詞窮不知

所措乃我

皇上特施雨露非惟不斥且欲勉留至以　閣事多

艱勵臣以倚任老成用臣以安心調攝慰臣臣受

此　弘慈頂踵難報顧篤病實不能再生斃身實

不能再起容臣另疏再懇外唯是 天高地厚之
恩有加無已而臣一綫遊氣尚未斷絕則願將未
效之言敬效古人尸諫以仰荅
皇上知遇之隆於萬一焉夫保 國家於磐石之安
者在於固根本惟本固則 天心悅
宗社安兆民服萬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試觀參
天之木其巨根盤固於大地之中然後幹强枝茂
歷累世而不衰今 皇長子實
皇上之元嗣克承 宗祧敬奉 孝養 国家大本

孰有踰於此者乃妙齡已踰十九矣及此
冊立婚冠考之 祖訓猶爲後時而我 聖明淵邃
尚欲稽遲且怒諸臣之請致使中外臣工閭閻百
姓無不茫然莫知所爲加以近日星變地震遠近
災荒饑民流離盜賊蜂起驛使頻繁榷採雜出播
動大費干戈壯虜時懷報復此誠岌岌時也
皇上尚不念及於此以回天變以安 宗社以收拾
人心臣雖殁於九原亦不能測 聖意之有在矣
且臣乞歸之疏凡三十二上而 聖恩固三十二

留無論　祖宗朝從來未見卽亘古迄今
君之眷臣臣之受眷於　君亦未有
皇上之念及於病臣者使　聖明少加慈察用臣一
言行臣一事舉行大禮則天下人心上戴
皇上優容大臣之仁下恕病臣去國延遲之罪是
君留臣臣被留誠足以風後人昭激勸有如臣言終
不足以當　聖心則臣身既不能趨蹌臣心又無
以表白天下之人復不能諒臣之不能去國更不
能察臣之不能得　君必責臣爲貪祿責臣爲無

眦責臣爲妨賢責臣爲病 國言交攻衆手齊指是臣且爲怨府爲射的而何以自解也臣深思恐懼晷刻不寧意欲不避忌諱令家人扶掖病身詣伏 殿庭哀泣以冀 天聽乃屢扶屢仆力不從心因是伏枕具疏再干 斧鉞伏乞 聖明洞察帝業艱難 國本宜豫 亟勑該部乘此春明舉行 冊立婚冠大禮以敬 天心以遵 祖訓以荅蒼生以冀 宗社萬萬年無彊之業即病臣亦得少逭經年註籍曠官尸位之罪於百一矣臣不

勝感激叩祈待　命之至

請冊立揭三月二十六日謹

奏伏念臣素受我

皇上莫大之洪恩今當病篤垂危之時猶蒙　聖慈

軫念　遣醫　賜藥臣雖在昏憒中即粉骨碎身

奚能報稱但臣身雖朽臣心尚存近聞外庭洶洶

咸以今歲　皇長子冊立冠婚期日已逼皆欲叩

闕具疏齊聲懇瀆臣病中獲聞此語不得不先期

以告於　君父之前緣　皇長子茂齡已踰二十

即民間之子無論富豪縱貧窘亦無有至二十歲
而不婚冠者況　元儲爲　國家主器承　萬
世之宗祧而可久稽　大典則無惑乎羣臣之疑
懼也況正月間已蒙　聖諭允行是以內外恭聽
今轉盼四月萬難再遲臣願我　皇上趂此羣臣
未曾煩瀆之前　特頒　聖諭明示冊立冠婚大
禮擇吉舉行俾　國家盛典出自　聖衷英斷有
非臣下所能窺測使四海九州無不仰頌
皇上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其作爲出於尋常萬萬

矣況外庭之臣以臣首臣病篤既不能去身又不能報　國且臣爲無耻之極倘蒙
皇上允臣今日之請　特舉册立冠婚大典則臣雖歿于九泉之下亦有餘榮縱他人疑臣臣心實無愧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休疏

五月十六日謹

奏為老臣病危未斥罪責逾重死期逾迫哀懇
聖明裁決即許放歸事臣頃求去七十餘懇未蒙
俞允旬日之間連章屢瀆未蒙　批答臣待
命間既病且懼疾益轉加昏眩嘔血吐涎勺水不復
入口藥餌不能復進死期已至舉家皇皇以求速
放臣去然此臣之私願也非臣之所大懼也臣聞
史魚既死尚能以其尸諫臣今未死安敢時刻忘

國家哉一息尚存臣實自訟每念受
皇上恩遇可謂踰溢涯分而臣乃毫無裨補日益誤
國病療三年以來時事日益非矣臣罪可擢髮數
乎　皇長子大禮未舉　國本未定啓中外危疑
之心臣不能以死請礦稅剥削無遺　國脉垂絕
喪元元樂生之望臣不能以死爭他如臺諫未補
謫謫未返刑獄繁興以致天怒於上旱魃為灾亦
地震千里民怨於下湖襄激變戕
欽遣之官校而不顧天下洶洶土崩瓦解之勢已成

皇上終不信臣危篤望郎
俯問臣同官一貫則臣之情苦一貫所目擊者必然
為臣奏　復臣不勝號泣呼
天懇祈待
命之至

辭俸疏

六月二十日謹

奏爲篤疾未蘇乞骸未 允深愧素餐懇容辭俸

以釋憂懼事臣於 日懇疏給假今又旬日餘

矣 皇上仍未 批發臣病愈篤臣心愈苦旦夕

祈望生出 國門未能也然死生去留

皇上制之臣不得而專也廉讓愧耻雖死猶存臣不

敢以時刻昧也臣之病踰三年所矣身不離床蓐

月支一品之俸口不絕呻吟日食大官之給職業

已廢俸入如故尸素日久無耻甚焉豈不有靦面
目有愧形影哉即
皇上私臣不以臣爲糜費然以閣臣而就豢養若犬
馬然且至三年之久自我　祖宗朝從所未有者
也　皇上既不釋臣亦望住臣之俸使得方寸少
安以免愧耻庶幾乎病以心安而少閒是未可知
也是又　皇上眷臣之一端矣夫求去不得而給
假給假不得而辭俸臣非展轉其辭欺且瀆也夫
亦以位高素餐必爲天心所厭臣心甚憂盛滿變

貪必爲淸議不容臣心甚懼既憂且懼是自致其

灾是其速其欸矣萬不得已哀鳴于

皇上之前伏望　聖慈鑒允　准臣辭俸使得安心

調理臣實幸甚臣不勝懼越待

命之至

再辭滇南及朝鮮加恩疏

七月十四日謹

奏爲懇辭非常　恩命以慎　慶賞以平政體事

臣篤疾纏綿于七月初七日蒙

皇上以雲南之功加臣官廕臣具疏懇辭

皇上未即批發臣方恐懼待　命間忽于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咨奉　勅吏部云云臣病雖至危篤不勝驚惶且感且泣伏念　慶賞者人主鼓舞豪傑之大機賜予有節則慶賞平賞一人而天下人

勸矣今臣一病三年癈事曠官郎以原官在告

皇上宜有褫奪之誅乃因炎徼之勞加臣官階僅數

日耳詔墨未乾又有朝鮮善後之叙又有進官錄

後之　命少師何官也階于何典也師席崇嚴任

予異數苟非殊勲何可輕授今也徒以邊功而叙

內閣濫及病癈之人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不出旬

日之間銀幣交輝中使絡繹既躋青宮之極品又

躋三公之崇階臣有何功何德可以堪此哉適以

駭遐邇之視聽滋朝紳之指摘耳夫敝袴尚愛繫

纓當惜哉以鉅典加病臣而又

寵錫駢臻　綸音迭降舉積功累資所不可望者旋

之於數日之內名器之瀆甚矣以此為　恩則

恩失之褻以此為政則政失其平臣願

皇上收回　成命併前雲南　恩敘一併容臣辭免

臣實幸甚臣非惡榮寵而好為此不情之讓亦以

朝廷慶賞之典不可自病臣作俑紊之伏惟

皇上鑒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雲南撫勦全捷朝鮮善後事竣卿為首輔雖經

在告勞績居多加恩示酬實運籌兵屯遙成命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臨終遺疏

九月十三日謹

奏爲老臣病革血誠未泯謹陳切要時事懇望

聖明亟圖省覽以定

國本以延

國祚靈長事臣病至此瞑目長逝矣無復可言矣

捐臣六尺之軀何足以報

皇上三十年知遇之隆雖就永訣瞻戀之私即九泉

之下能頃刻忘

朝廷哉將死之人不能委婉其辭據事直陳願
皇上垂聽焉
皇上一身天地臣民之主當仰體
天心俯慰民望保護
聖躬以膺
萬壽此第一切要事也至如近來章奏日壅庶官多
曠刑獄繁興閣臣未點凡此數者皆足以為
聖政之累廷臣屢言之而
皇上未之省然此其緩者也

皇長子春秋鼎盛
祖宗靈既集焉
聖母慈愛鍾焉中外注目望焉昨奉郎日舉行之
旨無分臣庶皆欣欣然有喜色乞
皇上乘此新冬之將臨早
諭擇日舉此
大典以全大信於天下也臺諫
朝廷之耳目從諫者昌此不易之理也數年臺省
一空老死瘴鄉無賜環之期需次

國門歷三年之久仗馬不鳴寒蟬無聲
皇上猶厭惡之摧擊之以漢唐末季之事反觀今日之所爲臣豈不爲寒心乎至於榷稅一節誠載籍之所未睹古今之所未聞
皇上乃樂而爲之民之脂膏剝矣衣食絕矣元元樂生之望喪矣積目前無用之物以貽日後不測之禍智者不爲也臣死灰餘息再無進言之期竟忘忌諱焉祈
皇上速罷榷稅以培

國家元氣速用言官以振

國家正氣速行

大理以定

國家大本至於黜閣臣並用百執事皆望次第奏

行臣死之後亦猶生之時稱慶不已也緣疾已

革一靈未滅謹此肎

奏臣不勝忍死肎昧待

命之至

永訣遺言

大學士趙子以一介草茅久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能圖報萬一奄忽永訣感激

銘骨慚愧入地惟願

聖壽齊天

丞定大典用賢保民汝曹世世無忘

國恩九泉瞑矣

旹九月十三日也囑畢而瞑次日忽奉

中使

詔取遺言講解

進